

遜
志
齋
集

一



重刻遜志齋集序

往予在京師得遜志先生方公集讀之
既卒業數乎其書不能釋去夫先生道
德士也其所操志皆三代聖賢軌業豈
暇韓柳諸家學哉或稱先生文似蘇長
公非知先生深者先生嘗奏記太史潛
溪公自謂大者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
其次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為來今準

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續斯道於
無極嗟乎斯豈謾言哉乃今考其時去
關洛漸遠學無所從受先生獨奮然起
身任之以遜志名其齋學者遂稱為遜
志先生云今按集五卷以前多微言篤
論誠有冥契神解於其間而遠謨石畫
又時時於深慮論諸篇發之以紓其憂
患之思至論正統變統之辨則自左史

以來所未見道乃先生又豈徒言者以
今究觀其行已立朝本末所謂始終典
學死而後已者非邪論者謂先生行嚴
言峻激亢過烈未達從容之域予以爲
先生在聖門蓋孔子所願見之剛者跡
其所存立已足暴於世而垂教無窮矣
奚過言之云歲庚申予行縣由永嘉造
赤城見諸山遵海壁立森聳峭厲如端

人介士整襟正色廩廩不可犯而顯氣
飛越雲霞之上有終古常存者乃知先
生嶽降其地寔靈異所獨鍾慨然想見
其人爲之低徊不去久之已復延問長
老考其俗進諸生與之論德校藝察眊
其性術大抵疆執峭直砥厲繩檢猶存
先生之風焉郡有遜志齋集故刑書東
橋顧公爲守時所刻予取讀焉見其編

漸漫漶因謀諸兵道唐君及新守王君
重刻之二君躍然敬諾越數月報訖工
予乃僭叙次所論以識景行之私云唐
名堯臣南昌人顧名璘王名可大皆予
同郡人

嘉靖辛酉夏五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督
學校副使吳郡范惟一撰

叙刻遜志齋集

君子脩辭立誠可與居業殆未睹其業而
人已試其誠矣惟誠故達達故利於用也
方先生之學一本於誠發而為文鑿鑿皆
實理是故其大者麗玄黃而細不遺於蚊
蚋之微明與日月爭光而幽贊默成若或
授之乎造化之柄近而家庭孝弟雍叙所
橫被者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夫其為志專

故詞無枝葉其行直故義存而不變其弘
毅故膚鬯凝厚亦惟仁以為己任者能自
得之譬則水之為物緣理而行不廢小間
動之而下蹈深而不疑障防則清歷遠則
致卒成而不毀以生羣物成天能人槩有
未睹已而獨見其觸砥石撼頽波必決而
之海乃稱之曰水哉水哉云是集今昔具
有評近又折衷於范王二君子隱有定衡

予焉用復贅其詞第為寶斯文者付囑之
曰請志之湏與宵壤俱敝焉可也亦竊附
志於二君子云是歲閏月三日後學南昌
唐堯臣書

重刻正學方先生文集叙

明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贊治尹浙江台州府知府吳聲可大撰

文不足以語先生而先生之蘊蓄底裡操履經畧寔因文以見當元之季紀綱禮教淪蕩漸盡

國朝受天明命誠意景濂諸君子起而倡率之禮法聿興文命肆布先生歸依諸君子以講明道學為已任以振作綱常為已責以繼往緒開來學為已事以輔君德起民瘼

為已業養植既粹文彩自沃以故緒言餘
論見重當時而二百年来不問賢不肖皆
知有先生皆知有先生之文先生為郡寧
海人舊有刻在郡久而朽弊

督學中方范公謂

兵憲貞山唐公曰予司文養士而正學先
生寔公分地也曷相與以新之秋九月

中方公校士於台則命可大校梓而叙之
夫寧海自天姥迤邐而東土根靈遠扶輿

清淑之氣已萃於卧龍諸山而桐栢蓋蒼
又環其左右滄溟之溪瀚海之浩渺三面
入之其產有異才也固宜且先生自童稚
時即歷齊魯之墟登周孔之廟慨然有意
於顏閔之學明粹毅直豈襲取者哉有伊
尹畢公之志而尤不滿於伯夷矧齊之死
有緹索孔褒之孝而尤大其親濟寧公之
學有董仲舒王仲淹起遺經於絕學之功
而尤不雜以賈誼公孫弘之疵駁然則先

生之文其有裨於世教名義寧不重且偉
歟使其繼誠意景瀛諸公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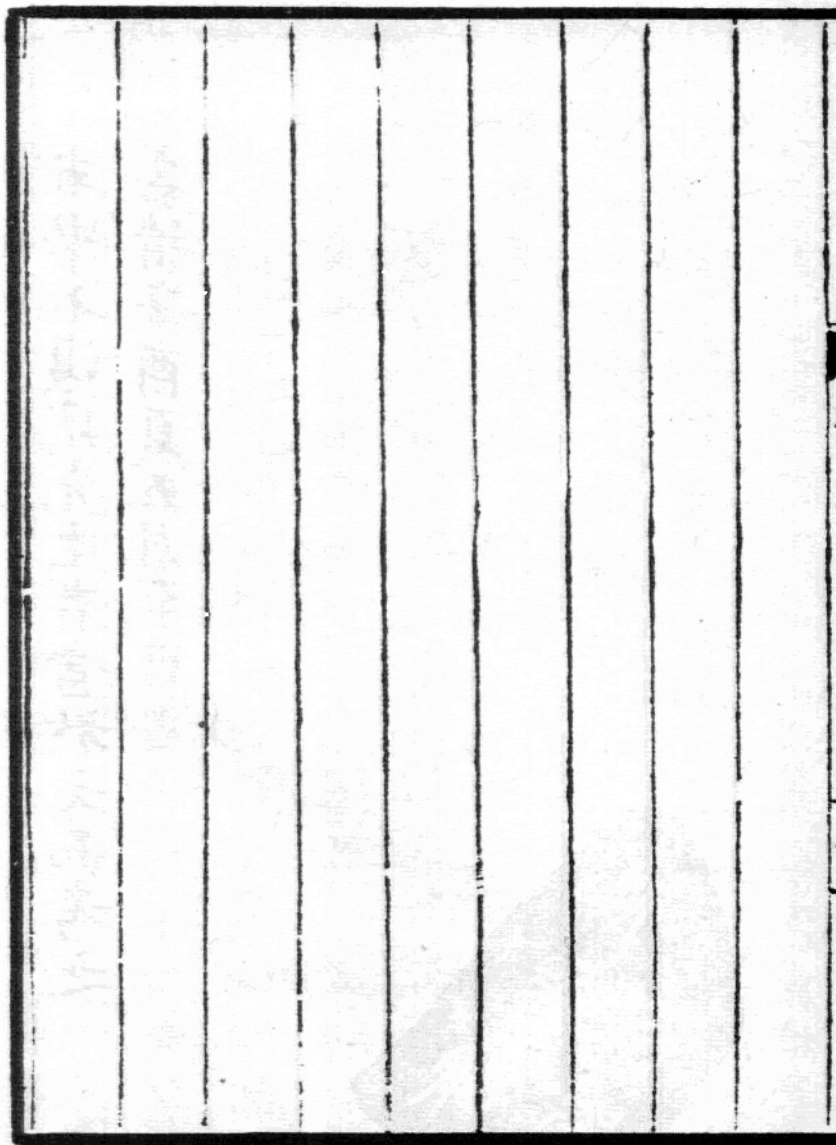
朝廷考故典敷文教薦

宗廟勒為一代之言以澤

國家之盛則豈使後之人悲先生之心而益有
感先生之文耶先生之文醇正如紫陽朱
子理學如濂溪周子兩程子叙事如司馬
子長論議如陸宣公而精神縝密則與昌
黎韓子相上下耳讀其文想見其人後生

末學不復見先生者當於文而考之

嘉靖辛酉夏五月至日



遜志齋集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

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